

陳繁昌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出身貧寒灣阿公岩，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留美四十年，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對教育、科技發展、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



校長視野

C O U M N S

上星期我在本欄講述了在智利的ALMA超級天文電波望遠鏡，思潮起伏，智利北部的大漠風情，令我神往。

回想二〇〇六年，我還在NSF出任助理會長，首次前赴智利的阿他加馬沙漠（Atacama），旅途令我回味無窮，從美國到智利的聖地牙哥，要用上十多個小時，抵埗後轉機到一個細小的城市卡拉馬（Calama），再駕車往阿他加馬附近的小鎮San Pedro，驅車三十分鐘，才抵達海拔九千呎的阿他加馬沙漠低地。San Pedro差不多沒有路燈，繁星閃爍，星月爭輝，跟在大城市看星很不一樣。來到這裏才是旅程的開始，因為任何人若要登上海拔一萬六千四百呎的阿他加馬沙漠高地必須通過身體檢查，以及配備足夠氧氣及高山裝備。走進這個人煙稀少的大漠，所有疲憊一掃而空，在大自然無盡星幕下遊走，甚至可以一睹只會在南半球天際出現的「麥哲倫星雲」，是多麼震撼，人與星空渾然一體，遙望穹蒼，宇宙無限，大自然的奧秘深不可測。

很多人以為天文學這樣高深的科研是歐、美科學家的專美。當年，與我一起參與ALMA計劃的，竟有一位「香港仔」，他是魯國鏞教授Fred Lo。Fred醉心物理，在香港華仁書院畢業後遠赴MIT，他的博士導師是無線電天文學的專家，自此，Fred與天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他曾在Caltech任教多年，之後轉到台灣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出任所長，至二〇〇二年返到美國出任美國國家無線電天文台台長，由於NRAO是負責ALMA計劃美國的部分，所以我和Fred曾一起到訪智利，共同見證ALMA的演化。

星空奇遇

Fred懂我不少天文學的最新知識。他離任後，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所長一職，先後由郭新教授（現任香港大學物理學院院長）及賀曾樸教授出任，賀教授是著名天體物理學家，現於哈佛大學任教，而三位台長都是「香港仔」。

歐洲、美國、加拿大和智利在天文學的研究固然領先全球，然而亞洲的日本、南韓和台灣早已是國際大型天文計劃的中堅分子。近年中國內地也大力發展天文學，積極參與。

台灣中研院在二十年代末成立之時，已設有天文研究所，我由衷佩服當地政府的遠見。

其實，香港這個臥虎藏龍之地，又怎會沒有天文學的人才？不久前病逝的天文學家廖慶齊老師就是最佳的例子，廖老師曾在皇仁書院任教，我雖然沒有機會上他的課，然而他對天文學教育充滿熱情，並在皇仁創立全港學界首個天文學會，深受學生愛戴。廖老師對香港的天文學發展建樹良多，而他自製的望遠鏡和在香港拍攝多張珍貴的月球表面照片，屢獲國際獎

譽。香港太空館就是廖老師的心血，他更是太空館的首任館長。皇仁舊生會發表了悼文，表達對老師的懷念和敬意。盼望廖老師這顆明星繼續引領香港年輕一代為追求自己的理想發光發亮。



我與魯國鏞教授在阿他加馬沙漠合照